



独特的俄罗斯故事

LE ROMAN DE LA RUSSIE INSOLITE

〔法〕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 著 马振骋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独特的俄罗斯故事

LE ROMAN DE LA RUSSIE INSOLITE

〔法〕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 著 马振骋 译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特的俄罗斯故事 / (法) 费多洛夫斯基著; 马振聘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5

ISBN 978-7-5473-0171-5

I. 独… II. ①费…②马… III. 纪实文学—法国—现代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9487 号

图字: 09-2009-042

© Editions du Rocher, 2004

独特的俄罗斯故事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27 千

印 张: 6.5 插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250

ISBN 978-7-5473-0171-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 序

《圣彼得堡故事》(2003 年,欧洲奖)、《克里姆林宫故事》(2004 年,最佳纪实小说奖)、《独特的俄罗斯故事》(2005 年),是俄裔法籍作家费多洛夫斯基用法语写作,探索俄罗斯民族心灵,内容皆可独立又相互补充的三部曲。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 1950 年生于莫斯科。在专门培养前苏联外交人员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进修时,学习了好几门外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毕业后踏入外交界,进入前苏联驻非洲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1970 年初,调到克里姆林宫当翻译。后又在前苏联驻法国使团工作,与法国文化界有广泛接触,跟达利、夏加尔、阿拉贡皆有往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作为驻法国使馆发言人,负责向外界解释“透明政策”。曾经安排持不同政见者、国际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访问巴黎,策划当年外逃的芭蕾舞大师努里耶夫回俄罗斯探亲。

1990 年,费多洛夫斯基离开外交部,参加创办民主改革运动。1991 年 8 月,前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少数高级官员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度假地,企图要他交出权力,发动政变。那时费多洛夫斯基是叶利钦抵抗阵营的发言人。柏林墙推倒后不久,他移居法国,从 1992 年开始用法语写作。1995 年加入

法国籍。

第一部小说《两姐妹》(1997)得小说家奖。其后差不多每年有作品问世。主要有：《俄罗斯三角》(1999)、《女沙皇》(2000)、《从拉斯普京到普京,影子人》(2001)、《俄罗斯芭蕾秘史》(2002,简体中文版已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巴黎与圣彼得堡三百年罗曼史》(2005,简体中文版已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此外还有上述的三部曲,以及《东方快车故事》(2006)等。综观这些书目,题材不偏离他出生的俄罗斯,试图从历史、地理和政治三方面来说明疆域广袤辽阔、文明脉络模糊的俄罗斯。

费多洛夫斯基凭借他俄罗斯出身,多年外交生涯,语言才干,还有根据近年来陆续解密的档案,似乎比谁都更适合担当这些问题讲述者的角色。法国媒体经常向他咨询俄罗斯政治与历史方面的知识。

《圣彼得堡故事》讲述罗曼诺夫王朝(1613)开始传至第三代,彼得大帝出世,上台后,凭其个人钢铁般的意志硬是在一块湿地建起了圣彼得堡,1712年成为继莫斯科后的帝国新都,延续整整两百年,到1918年3月10日苏联政府把首都迁回莫斯科为止。

古今中外,在任何一个帝国的宫阙帷幄内都不缺乏阴谋暗杀、刀光剑影。在圣彼得堡美轮美奂的宫殿内,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励精图治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拿破仑的征服者亚历山大一世,无不依靠宫廷政变坐上皇位。然而做皇帝时也害怕突

然听到宫殿长廊里杂乱的禁军脚步声。大冒险家、工于心计的政客、热恋的情人、绝望的艺术家都在这里列队前进。放磁者、术士、跟女沙皇的销魂夜、隧道幽会，剑侠小说中的一切元素无不具备。

《克里姆林宫故事》则开始自莫斯科河边丘陵上的两头鹰传奇。自后莫斯科从小城发展为大城，又经历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的征服，伊凡雷帝的血腥统治，迁都圣彼得堡；接着又是拿破仑侵占克里姆林宫，撤出大火熊熊的莫斯科，尼古拉一世建立秘密警察，列宁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日子，直至近几十年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皆有所提及。在帝国史上，每次胜仗与败仗都要在宫内建造一座教堂，胜仗是感恩教堂，败仗是赎罪教堂。难怪走进红场宫墙内，天幕下满目都是尖塔和洋葱顶。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

《独特的俄罗斯故事》谈的是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这两个首都之外的俄罗斯内地，包括对俄罗斯民族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名城和民俗地区。费多洛夫斯基认为那里才是俄罗斯的根。“时而光秃一片、时而林木稀疏的广大平原上，人感觉自己那么渺小……经常产生宇宙苍茫的感叹，俄罗斯灵魂很容易忧郁，冥思苦索，经常陷入神秘主义。”

费多洛夫斯基在写他的那些历史小说时，不渲染我们在一般历史书籍中所共知的大事，而是选择历史夹缝中的轶事，更多从历史人物的性格、素养给正史的记载起画龙点睛的作

用,似乎在漫不经心中给读者点破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特点、命运的诡异。在作者看来,疆域的辽阔、气候的严酷决定了俄罗斯亦欧亦亚、非东非西的民族心理,其特点是充满矛盾,遇事走极端,渴望与神灵相通,有时还有浓厚的宿命思想。

不知哪一位西方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读优秀小说比读历史书籍更深窥测到一个民族的灵魂。费多洛夫斯基似乎也同意这个看法,他在这几部作品中用不少篇幅提到令世人钦佩的俄罗斯文豪,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白银时代的勃拉克、阿赫玛托娃……对他们的个人遭遇与作品中心主题的阐述实在是本书的华丽彩章。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书中某些貌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原来无一不是暗示俄罗斯民族多棱多角的内心世界。

综合上述介绍,我们看出费多洛夫斯基的这个俄罗斯三部曲,不是历史八卦野狐禅,当然也不是一部代表官方观点的正史。它们只是人物有名有姓、事件有根有据的历史故事,或者称历史纪实小说。也因为如此,让人读来兴趣盎然,深思怡情。其中的观点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毕竟是一部译著,表达的是原作者的观点,相信经过三十年开放政策雨露滋润的读者自有鉴别能力。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多了解我们这个重要的邻国。

序 言

《独特的俄罗斯故事》以数字3作为标志符号。首先,它是我贡献给永远的俄罗斯三部曲中的第三卷,接在《圣彼得堡故事》和《克里姆林宫故事》二书之后。所以,在彼得大帝创造的城里做过白夜梦,又在莫斯科要塞内探秘以后,我们钻到从西伯利亚大铁路到伏尔加河那个真正的俄罗斯宇宙中去。

然后,有三位女性当上了我这次时空之旅的向导:亚历山德拉,最后的女沙皇;伊内斯,列宁的爱捷丽;卡特琳,出色的女间谍。选择这三位人物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取决于卡特琳的人生沧桑,她在青年时代遇到了前面两位,凭情报高手的细腻观察,把她们的印象记载于自己的私密日记中。

随着故事的进展,伊内斯·阿尔芒与亚历山德拉·费多洛芙娜都逐渐附加了一种象征意义:第一位成了俄罗斯革命的象征,第二位是沙皇俄罗斯的烈女,卡特琳则充当两者的联络员,既参与其中,又冷眼旁观。

这部书也从三个角度来谈俄罗斯。首先,这是一部遁世的著作,历史与爱情的游记,有了一些奇才异人而益显神采:信基督的所谓“圣愚”变成了沙皇,昨日的术士与萨满教江湖郎中跟今日的神灵作家、精神领袖与幕后谋士一较长短。强有力的

皇帝选择到西伯利亚雪原上当隐士，列宁在他的法国爱捷丽的鼓动下常去巴黎美丽城的共济会支部作客。占课卜卦影响克里姆林官作出事关国家命运的决定。

其次，这是一部实用的书，因为它提出几条浪漫的旅游路线，引导我们参观大修道院、隐蔽在西伯利亚雪原中的隐修所、大艺术家与文人学士的住宅、金指环区的大道、俄罗斯的古城与古村，也披露了沙皇御膳的若干秘密。

第三，这部作品引导我们——这点是新的，与前两部书完全不同——穿越俄罗斯精神的迂回曲折，在那里昔日的贤人与先知。今日又拉我们回来，进行必要的自我探索。

每位人物都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因为他们不仅在女主角的私密日记中被既定的命运聚集在一起，同样俄罗斯文明史中内在与不可避免的逻辑也使他们谁也离不了谁。

没有安德烈·罗勃列夫^①这位门徒绘制的圣像表现的神秘和谐，我们也不能进入另三位（又是三位）的世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没有这三位，我们也不能进入米哈伊尔·布尔加可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离奇世界——这是解读斯大林的恐怖大清洗无可替代的钥匙。没有昨日的神谕，我们不能理解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光怪陆离。

① 安德烈·罗勃列夫（约 1370—1430），圣谢尔盖的门徒，俄罗斯著名圣像画家，《圣三位一体》为其代表作。画中的描绘、结构、韵律、和谐与抒情堪为东正教圣像艺术的范例。

幸而，卡特琳，本书的女主角，我们的向导，前来向我们施以援手，对三个不同的时代说出自己的印象：那是革命前时代、斯大林的铁与火时代、最后是后共产主义与其捉摸不定的时代。这样我们可以带着她向自己提出的欧洲地缘政治问题，平步走入现实世界。

俄罗斯能不能借助反恐联盟而加入西方？它的精神状态是欧洲的，亚洲的，还仅仅只是一个欧亚共生体？最后，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应该包括拜占庭基督教传统继承者俄罗斯而存在吗？或者还包括愈来愈趋向伊斯兰传统的土耳其？

三门学科是我写作这部书的原由：历史、地理和政治。俄罗斯的疆域广袤辽阔，使俄罗斯文明的脉络不清不楚，我希望通过这些篇幅显现出与不可见事物的密切关系，有时听天由命，有时不讲理性，这些也都是历史与政治、地理与气候造成的结果。

说历史与政治，这是因为俄罗斯政权经常是专制的，也总是被认为是暴虐的、高压的。（20 世纪末，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与帝国的解体这个双重现象并不意味这段历史的终结，出人意料的，反而引起空虚、焦虑、彷徨和种种怪事怪现象。）

说地理与气候，这是因为在时而光秃一片、时而林木稀疏的广大平原上，人感觉自己那么渺小。北方寒冷的天空下，面对这样一片土地经常产生宇宙苍茫的感叹，俄罗斯灵魂很容易忧郁，冥思苦索，经常陷入神秘主义。这些现象成为这个文明

的力量还是弱点？读者或许跟我同样认为这些就是人们所说的斯拉夫魅力之所在。

面对这些特点，西方有点儿不知所措，惶惑而有所不悦。我则从中看出同一种文化的两张面孔：一张是深沉的，有时还是精神的，另一张是滑稽和可笑的。

综观俄罗斯历史，其中极端行为导致悲剧、灾难和血流成河的事是太常见了。在 20 世纪，内战与各种古拉格使全国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根据改革派意识形态专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研究，有二千五百万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就是从这个国家来的。我 1950 年生于莫斯科，在那里度过我的青春时代，然后在 1972 年当上了外交官。因而我是成长在一个由际遇、才干与忠诚交织而成的奇异制度下。

目 录

译序.....1

序言.....1

我来的那个世界.....1

事关命途的见面.....5

西伯利亚列车上的夫人.....7

一见钟情.....10

圣三一修道院.....15

罗勃列夫的圣像之谜.....18

果戈理的心头缠念.....2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忧虑.....29

到托尔斯泰家作客.....36

冰天雪地中的两个法国女性.....44

抑制的爱情.....51

亚历山德拉·费多洛芙娜与俄罗斯的探索.....	55
沉船.....	81
一次默示.....	84
革命.....	86
斯大林——俗世的神.....	93
往前逃跑.....	95
葛吉夫，天使还是恶魔？	103
迷宫.....	115
撒旦的帮凶.....	126
斯大林之死.....	134
重逢萨满人.....	137
永远的回归.....	142
东正教教会的复兴.....	150
新任务.....	154
从伏尔加河到西伯利亚大铁路.....	156
附录一.....	161
弗拉基米尔.....	161

俄罗斯北部.....	164
诺夫哥罗德.....	166
伏尔加河.....	171
南部.....	173
附录二.....	181
旧信仰派.....	181
附录三.....	185
宗派世界.....	185

我来的那个世界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不应该低估人的努力。沙皇们周围总是不缺少来自俄罗斯内陆低层社会的人士,17 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他著名的荷兰之旅时,毫不犹豫去当木工。说实在的,俄罗斯社会一向对技艺才干怀着一种真正的尊敬之情,但是没有人会糊涂到把自己的成功归于个人的所作所为。

每个莫斯科人都属于一个朋友“圈子”,这个圈子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圈内人的生存,攀登一二级社会阶梯,给子女成家,遇上重病得到治疗。即使权贵们的特权圈子,其成员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斯大林时代,上钢琴课、雇仆役、补法语、练骑马,是用来摹仿已完成历史使命的贵族。在 1970 年代,出国旅游、高保真组合音响、进口汽车,都是让人扮演资产阶级大老板。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东西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我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班进修时,开始观察这些社会习俗。我的好运是学习好几门外语,英语当然必修的;还有法语,那是表示身份、又是外交场合的语言;还有阿拉伯语,富有异国情调、难学

的语言,但是随着石油危机的演变,其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我最初任职于毛里塔尼亚,平平淡淡。但是我很满足,因为非洲与苏联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我交了几位朋友,尤其是路过努瓦克肖特的政治事务部主任,他立刻把我调到克里姆林宫当阿拉伯语翻译。

1970年代初,有一天我应召去完成这个任务^①。

事实上,任务不是太难——这类谈话都围绕一般问题进行,用上一连串泛泛的抽象词汇。1977年,我做这件工作得到一项意外的奖赏,有人问我在外交工作上喜欢干什么。我毫不犹豫回答:去法国。我于是在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得到了人人都称羡的文化参赞这个职位。这样我也遇上了20世纪艺术界的神圣妖魔:达利、夏加尔、阿拉贡和他们的俄罗斯爱捷丽……我心满意足。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坐在双怪咖啡馆的桌子前一心想着写短篇小说,那是最正常的了。

可是,苏联驻法使团做事方式有点特别。我很明白这是“王子与公主的大使馆”,给最有权势的大人物子女留着用的。但是克里姆林宫领袖的垂青胜过其他一切考虑。

我在1977年到巴黎,那时正为拉纳大街上的新大楼揭幕,新大楼的建筑开始于1972年,不久就被人起了个外号,叫做碉堡。当然,话也得说回来,那时的西方建筑不是特别好看。拉纳大街

^① 阿尔及利亚总统乌阿里·布迈丁经常使用受法语影响的地方语语句,当时需要一位讲法语和阿拉伯语的翻译。“红色沙皇”勃列日涅夫对我的工作没有不满意,在接见卡扎菲、阿拉法特等阿拉伯领导时也叫我过去做翻译。

的房屋建筑超过了丑陋或者可笑的界限，这是——而且总是——超大型（100 米/35 米），横七竖八的水泥柱子与哪儿都通不了的巨大楼梯……

这是 1970 年代克里姆林宫发展的一个象征吗？不管怎么说，是浮夸与低俗的结合：天花板太低，挂上的枝形灯太重，油画笔法拙劣，甚至地毯还是合成纤维做的。如果说从沙皇时代继承下来富丽堂皇的大使官邸^①还保持着昔日的大气，在拉纳大街则陷入了黄昏末路。它被一条交通繁忙的大街隔离在第 16 区，毗邻环城大道与布洛涅森林，那时是下等妓女出没之地，然而新大使馆更大的功能不在于代表一个大国，而是把苏联驻巴黎人员集中一处，容易监督。

“碉堡”共有一万六千平方米，不是每平方米都用于真正的外交事务，差得远呢。“工作区”以它的“正门”著名，有一尊巨大的列宁大理石雕像，接待厅有五百平方米，对面就是“生活区”，有商店、健身房、学校、车库、电影院。从大使馆到城里，在大厦内部从一个区到另一区的每个出入口都有一名边防军军官进行监视。苏联的日常生活情景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在此重现：商店前排长队，根据外交人员的级别给予商品供应，爱国主义的庆祝会，勾心斗角，争风吃醋……但是这种隔离不是用在每个人身上，尤其对于我所属的使馆参赞们就不适用。我到底是在巴黎就职工作，不会放过整天在外闲逛的机

^① 格勒内尔路埃斯特莱府。